

三十八个追求者



● 对真善美的

赞歌

● 对假恶丑的

鞭挞

● 短小

朴实

生动

目 录

迪斯科皇后.....	王根龙(1)
一吻三百万.....	丁 文(8)
公开的第三者.....	王兆田(17)
红豆草.....	田辛野(35)
常委猜谜.....	王同全(42)
“和稀泥”断案.....	刘金泉(48)
活悼.....	康延平(54)
阴错阳差.....	张宇清(63)
翠红楼里的秘密.....	陈桂娣(68)
二〇三奇案.....	季奕明(83)
孔阴阳捉鬼.....	姚炳森 杨咸胜(101)
特殊顾客.....	丁 文(111)
血案即将发生.....	崔砚君(116)
露水夫妻.....	红茹 亚平(123)
罪恶的选择.....	唐建文(130)
奇特的智力竞赛.....	肖士太(139)
巧破“双环计”.....	黄炯然(147)
姣姣上当.....	龙胜轩(154)
天堂伦落女.....	叶 舟(167)
台湾带来的珍宝.....	扈利平(180)
金龟奇案.....	尹 丰(202)

三十八个追求者·····	珠法 明祥(213)
未识先有情·····	陈家骅(221)
真假恋人·····	顾文显(230)
意外的意外·····	于长兴(237)
爆炸性新闻·····	宋 勇(242)
小屋情深·····	刘兴业(257)
绑票·····	黄金河(267)
一个英雄和三个姑娘·····	李奕明(275)
喇叭姻缘·····	王景林(286)
编后记·····	(307)

迪斯科皇后

王根龙

东南皮鞋厂是个有三十多年历史的老厂，在改革的浪潮中，年青的技术员冯俊杰成了这个厂的厂长。俗话说“新官上任三把火”。冯厂长既是新官上任，又是血气方刚，人们自然要想看看他烧的究竟是怎样的三把火了。可是出乎大家意料，冯厂长上任三个月，虽然把工厂管理得井井有条，却不见有“三把火”，连火星末子也没有爆出一点点。这时候，厂里早已滞销的皮鞋，销路越来越不妙。一时间，各种各样的话都冒出来啦。

就在这当口，又有人透出一个超级新闻：冯厂长要撤换销售科长，换上大名鼎鼎的“迪斯科皇后”！

“迪斯科皇后”当销售科长？这消息如同一颗炸弹，把东南厂的职工个个炸得晕头转向！几个平素嘴巴快的，扯开嗓门就嚷：我们这个厂，要毁在这个女人手里啦！

“迪斯科皇后”是厂里一个年轻女工的外号。她的真名叫王候。只因为她平时太喜爱跳舞，喜欢得就连上班休息的空档也要来上一段，而且迪斯科舞又跳得特别出色，再加上姓名谐音，一来二去，厂里的那些舞迷们，就干脆称她为“迪斯科皇后”了。王候今年芳龄二十四，面容姣秀，皮肤白嫩，尤其喜好打扮。常常不是牛仔褲紧裹臂腿就是T恤衫袒胸露肩，难怪又有些人说是代表全厂服装新潮流。

就是这么个“皇后”，现在要当掌握全厂生死大权的销售科长，人们怎能放心呢？几个性急的，当即赶到厂长室去询问。

厂长室里，冯厂长显得胸有成竹，对大伙七嘴八舌的发问，他笑咪咪地回答：“说王候要当销售科长，这话没说对，可也没说错。”大家想再问问，却被冯厂长用“以后自会明白”这句话挡了回去。

别看冯厂长一副成竹在胸的样子，实际上，他心里正十五只吊桶拎水——七上八下哩。这是因为，尽管他还没有真正让王候当销售科长，可是工厂的命运，现在确确实实是交到她的手里了。刚才大家的一番议论，冯厂长若有所思，他再也坐不住了。

冯厂长刚刚想出去，办公室的门又被轻轻推开。这次进来的，正是传闻中要撤换的销售科长老卞。卞科长胖头大耳，说话时腮帮子上的两块坠肉会象弹簧一样跳动。也许是因为那些传闻的缘故，他一讲来，就气呼呼地坐在冯厂长的对面，不发一言。冯厂长见状，忙泡了杯茶递到他面前，然后问他：“有啥事吗？”卞科长先还慢吞吞地呷了口茶，但很快就忍不住了，急乎乎地说：“我说厂长，展销会剩下没几天了，那王候一去音讯全无。这次展销会再不能订出些货，我们厂就没出路啦！”

冯厂长故作镇定：“王候去了没几天，不能太性急嘛！”

卞科长却镇定不下，他腮帮子上的两块肉跳了跳，又说：“听说，王候这次带到展销会去的那些人，个个都是跳舞迷。凭这帮子人能销出皮鞋，我这大脑瓜子算是爹娘白给了！”

老卞的话，似两块沉重的石头，压得冯厂长眉头打起结

来，他知道，老卞这话，并不是没有道理的。

自从提倡搞活市场、商品竞争以来，各种各样的皮鞋象浪头一样涌进了大大小小的百货商店。就连一些村办厂、个体户做的皮鞋，也堂而皇之地登上了大百货公司的柜台。在这股浪潮的冲击下，东南厂生产的“东南”牌皮鞋的销路受到了很大的影响，到后来简直是江河日下，一落千丈。恰在这时候，市里举办全市性的生活用品展销会。东南厂便把这个会当作振兴销路的最后一次机会。卞科长亲自点兵点将，组织了一个庞大的推销班子赴会。结果是展销会期过半，订出的皮鞋却没有几双，而且连老关系户都不给他一点面子。正当冯厂长一筹莫展之际，大名鼎鼎的王候跑来找他。谁也没有料到，这个平时只热衷于迪斯科的时髦姑娘，竟会向冯厂长要求去展销会负责推销皮鞋。她还拍着鼓鼓的胸脯立了军令状：保证销出皮鞋五万双以上，完不成任务扣奖金扣工资随便！条件么，只有一个，那就是在展销会期间，由她代行销售科长的职务，有关销售事宜，她一个人全权负责。冯厂长经过再三考虑，同意了她的要求，王候立即带了她物色的几个人奔赴展销会，换回了卞科长。就这样，撤换卞科长的传闻，也就在厂里炸开了。

“迪斯科皇后”去了几天，还没听说订出一双皮鞋。冯厂长几次打电话，都找不到她的人影。冯厂长已经象热锅上的蚂蚁，表面上还要强作镇定。现在卞科长的话，把他表面的镇定也赶得无影无踪了。他蹭地一下站起来：“走，到展销会去看看！”拖了卞科长就往外走。

两个人刚刚走到厂门口，一位和王候同车间的老师傅从后面追了上来，喊住冯厂长，怒气冲冲地告诉他：“你看，这是王候私自做的皮鞋，怪模怪样的，真不知她要派哪路子

用场！”说话间，一双又宽又大又高的男式皮鞋递到了冯厂长的面前。冯厂长只一打量，便看出这皮鞋虽然模样古怪，可做工和用料都是一流的，照厂里的制度，不能自定式样做皮鞋，更不能允许做这种“突出一只角”的皮鞋。真是一波未平，一波又起呵！冯厂长怎么也猜不透王候做这皮鞋要干啥用？看来，她真是个轻佻的把什么都当跳舞玩的姑娘！冯厂长开始为自己同意她去展销会而后悔了。他匆匆交待此事以后再处理，就恨不得插上翅膀飞到展销会去。

七转八弯，冯厂长和卞科长火急地赶到市中心的展销会会场。刚到入口处，卞科长就好似被谁抽了一鞭子，惊得一把拉住冯厂长：“你看，这是什么？”冯厂长顺着卞科长手指的方向望去，真有点不相信自己的眼睛了。只见那儿竖着一块刚刚新刷过的巨大广告牌，上面是一溜美术大字：展销会期间，“东南牌”皮鞋厂举办迪斯科舞会！下面是舞会的日期、地点。冯厂长真是看得双眼喷火，头顶冒烟啊！瞎胡闹，瞎胡闹！展销会上不搞展销，却去举办什么迪斯科舞会！王候呵王候，难道你真的要当什么“迪斯科皇后”不成？看看离舞会没有多少时间了，冯厂长也顾不上生气，三脚并作二步冲进了展销会场。

会场里，东南厂展销区陈列皮鞋的柜台已经搬的精光，临时用彩绳拦出了一个舞池。此刻，舞池周围早已挤满了好奇、兴奋的人们。冯厂长和卞科长费了九牛二虎之力，才从人群中挤了进去。“王候在哪里？”他拖住一个正在忙于布置的小青年，急急问道。那小青年嘴巴一咧：“嘿，她呀，忙哩！”话音一落，人影一闪就不见了。“哼！这些舞迷呀，一跳舞就来劲儿！”卞科长腮帮子肉又一跳，气呼呼地嘟哝道。冯厂长憋了一肚子火。他和卞科长商量了一下，立即决

定：立刻取消舞会，把那些陈列柜台尽快搬回来！他刚想喊人吩咐，不想肩膀上被人狠拍了一下，随即传来了一个脆亮而高兴的声音：“冯厂长，您也来啦！”

这真是冤家路狭，冯厂长回头一看，此人不是别人，正是他要找的王候。他眉头一竖，刚要发火，却见王候抢在他面前兴奋地说：“看，那些大有油水的客户，都被我们吸引过来啦！好戏，在后头！”冯厂长这才发现，在舞池靠里一边，果然还有几排“来宾席”。坐在那里的，几乎全是来参加展销会的外地客户。可这又有什么用呢？跳迪斯科总不能跳出销路吧？“王候，王候！”冯厂长回过神来，想先让她把舞会停了再说，可哪里还有王候的影子？在拥挤的人群中，他和卞科长已经被挤得无法动弹了。

这时，悬在舞池上的那些彩灯亮了，紧接着，又响起了欢快的舞曲。一曲方罢，只见打扮得娇美动人的王候踩着舞步，款款来到池中央，她先向大家彬彬有礼地鞠了一躬，然后用清脆甘润的声音说：

“各位来宾：我们东南皮鞋厂生产的‘东南牌’男女皮鞋，款式新颖，做工精细，完全适合现代生活的节奏。为了向各位展示我们皮鞋的质量，我们特在展销会上举办这次迪斯科舞会。我们欢迎各位朋友和我们一起尽情地欢跳！我们将向各位免费提供‘东南牌’皮鞋。在跳舞过程中，如果有谁发现我们的皮鞋因质量不好而出了问题，我们将发给高额奖励！如果在跳舞的过程中，各位对我们的皮鞋产生信任，我们将提供充足的货源。我们相信，我们的‘东南牌’皮鞋，是一定能够经受得住迪斯科节奏的考验的！来吧，朋友们，让我们尽情跳上一曲迪斯科！”

王候的话一说完，人群里立刻爆发了热烈的掌声。在强

烈的迪斯科节奏中，王候第一个在舞池中跳了起来。她从厂里带去的那些舞迷们，也跟着跳了起来。只一会儿功夫，舞会提供的所有‘东南牌’皮鞋，全部变成了强劲的迪斯科舞步。在这样的场合，王候才真正变成了“迪斯科皇后”。她那明快、热情奔放的洒脱舞姿，无论举手、投足，无不和舞池里劲歌欢舞的热烈气氛一起，感染着在场的每一个人。

此时此刻，坐在来宾席上的那些人，却正在以行家的目光，观察着跳舞者脚上的那些正在踢踏蹬踩的各式皮鞋。渐渐地，他们的脸上露出了满意和赞叹的表情。后来，又有人离了座位，去找东南厂的业务人员洽谈起来。

至此，冯厂长方才明白，王候原来是利用舞会在进行实地表演。他为自己错怪了她而深感内疚。而卞科长呢，这时正兴高采烈地和客商忙着洽谈订货呢。

迪斯科舞会取得了空前的成功！舞会后，客商们纷纷转向东南厂订货。市里的报纸在报道这次展销会时，专门对东南厂这种全新的销售方式作了述评。一时间，“东南牌”皮鞋名声大振。

这天，冯厂长正在办公室里喜滋滋地看这份报纸，卞科长满面春风地走进来。他腮帮子上的肉跳了几跳，言辞恳切地对冯厂长说了这番话：“现在，我算是服了王候这姑娘！现代化的推销术，确实厉害。年青人，前途不可限量啊！厂长，我正式要求让贤，就让王候来当销售科长吧，她一定会干的比我好！”

冯厂长感动地握住老卞的双手：“好，我们现在就去找王候！”

“不用找，我自己来啦！”冯厂长的话音刚落，王候突然闯了进来。她把捧在手上的那双怪模怪样的大皮鞋放在办公

桌上，说：“冯厂长，我违反了厂里的制度，私自做了这皮鞋，请你处分吧！”

有了舞会的经验，冯厂长这次多长了个心眼，他轻声问她：“你做这皮鞋，总不是无缘无故的吧？这里头的原 因，能否说说呢？”

不想王候一听这话，鼻子一酸，那双美丽的大眼睛里竟然扑簌簌滚下了一帘泪珠。冯厂长和卞科长正诧异间，她猛地一抽身，掩着脸跑出了办公室。冯厂长一呆神忙追出去，却在门口和一个人撞了个满怀。定眼一看，进来的原来是王候车间里的那个老师傅。老师傅显得很激动，他气喘吁吁，连连对冯厂长说：“都是我不好！都是我不好！我不该责怪她做那双皮鞋呵……”在冯厂长的再三劝慰下，那老师傅才讲清了他刚刚得知的这双皮鞋的由来——

原来，王候有个未婚夫在部队服役，原先也是个跳舞迷。可是最近在老山前线失去了双脚。王候得知这一消息后，便满怀崇敬和爱慕之情，自己设计定做了这双皮鞋。她是期望着，有朝一日，她的未婚夫能用残伤脚穿上这皮鞋，和她重返舞池……

老师傅讲完后，偌大个办公室里，静的没有一点儿声音。好久好久，冯厂长才打破沉默，缓缓地说：“我们，去看看她……”

几天以后，一张由冯厂长签署的大红任命书贴出来，王候被正式任命为东南厂的销售科长。可不知为什么，王候好象还是更喜欢别人叫她“迪斯科皇后”！

一吻三百万

丁 文

终南染织厂的党委书记兼厂长黄慎忠，多年来党政财文一把抓，人称“一把手”。这年头一时韭菜一时葱，旧皇历不能用，他决心紧跟形势搞改革：头一步棋是党政分家，经民意测验提名生产科霍一心工程师出任厂长。

消息发布后，乐坏了工人们，急坏了霍一心。这不是明明让人坐蜡吗？这些年厂里的日子是包谷杆搭桥——难过，产品没人买，三千口子人却每天要吃要喝，不遇上过不去的沟沟坎坎，“一把手”舍得放权？这厂长说啥也当不得！他正急得抓耳挠腮，有人猛拍他的肩头：“喂，霍工，当仁不让，干吧！有本姑娘给你保驾，没有过不去的独木桥！”说罢，大拇指还神气地朝自己一戮。

说话的是供销科产品推销员江娜娜。她今年28岁，五年前毕业于轻纺学校。生得秀气水灵，但温柔敦厚全无，说话大胆，做事泼辣，野性未尽，人人爱她三分，人人又怕她三分。霍一心哭丧着脸：“娜娜，霍某平日没得罪过你，何必拿我寻开心？”娜娜拍拍胸，双手叉腰，男子气十足，用亮亮的嗓门说：“本姑娘早想干一番事业，只是生逢其时，未逢其主。正憋着哩！我愿陪你闯闯今年的广交会，让我厂产品打入国际市场。”霍一心又惊又喜，江娜娜一言道出他多年的向往，真是英雄所见略同！这一步棋参谋得好！不用三顾

茅店，女强人毛遂自荐，好兆头！他紧紧握住江娜娜的手，斩钉截铁地说：“这厂长我当定了！”

江娜娜被任命为外联科科长，陪同霍厂长奔赴广交会。终南厂参展的是几截真丝布料和几套真丝男女服装，摆在晃沓里，和兄弟厂产品一比是萤火虫见太阳——黯然失色。展销一星期，别说买，连看的人也少得可怜。曾当面许诺“多关照”的南洋纺织进出口公司经理乔治先生也大失所望，坦率地批评道：“贵厂服装款式落了俗套，设计人不懂国外顾客的消费心理，也没跟踪瞬息万变的审美趣味，真丝织物本身的优点没充分利用和发挥。”人强货不强，干急没主张。江娜娜却老虎拉碾子——不管那一套，强马吃车：“乔治先生，君子重然诺，不买也得买！”霍厂长惊得大张口：这女将可真是个猛张飞，口气至亲好友。凭心而论，谁肯拿着金币打水瓢？乔治先生很宽厚，并不见怪，双手一摊，诚恳地说：“霍先生、江小姐，我们各为其主，我只得自食前言了！对不起！很对不起！”

当天晚上，霍厂长的牙痛症发了，躺在沙发上直吸溜，上火了呀！成败在此一举，能不急？江娜娜毕竟脑瓜灵活，眉头一皱，计上心来，拍一下他的肩：“喂，霍工，本姑娘倒有一‘急救药方’。”“啥急救药方？快讲！”“附耳上来！”江娜娜如此这般一讲，霍厂长闭起眼睛直摇头：“你出这号点子？这不存心捉弄人，把我当猴耍！”“你说的啥话？生娃娃的不急，倒急坏了接生的，颠倒颠呐！好吧，你明日去眺珠江吧，本姑娘买车票回厂混日月，反正大锅饭，饿不了我。拜拜！”江娜娜几句话，倒让霍厂长不安起来，起身挡住，无可奈何地说：“我扮不了这角色，难为情呀！”“啥难为情？让你跟我配戏，你应当受宠若惊。”“好好，我说不过你这张铁嘴，

我干！外祖母死了敲犁头——将就道场，丢人现眼就这一回！”江娜娜伸出拇指说：“霍工好样的！”“你才是好样的！”二人说笑一阵。便着手准备。

两日后的一个夜晚，广交会客商下榻的白云宾馆的一间小礼堂里正举办酒会，百余中外客商济济一堂。连日来洽谈生意，神经绷得紧紧的，需要松驰松驰。操不同语言的来客们随着舞曲翩翩起舞，一圈华尔兹跳罢，小镲“啜”地一敲，音乐收刹，休息片刻。

这时，门口手挽手走进来一对新人，穿一身款式新颖的婚礼服，真丝制品，雍容华贵，质感极好。新郎是黑发阔脸，一撮小胡子，中等个，象个日本美男子；新娘金发、黑眼、长睫毛、隆胸、细腰、丰臀，象法兰西女郎。不知是这对异国情侣的风度征服了人心，还是艳丽的服饰引起了轰动，一对对蓝眼珠、黑眼珠、灰眼珠、黄眼珠……齐刷刷地盯住这对新人，一片叫好声，有人打开相机“咔嚓”摄下这别开生面的一幕。新娘落落大方，左手牵着新郎，右手端起酒杯，绕着各个席次，频频举杯。那位美籍华人乔治先生两眼发直，半张着嘴，望呆了！竟将一杯清茶当葡萄酒和新娘碰杯。新娘望着他意味深长地抿嘴一笑，转身面向众宾，用一口纯正的普通话，柔声细语说道：“诸位先生、诸位女士：终南染织厂的真丝服装美观、大方，光泽、质感堪称上乘，在诸多服装品种中独树一帜，欢迎惠顾！”

然后鞠一躬，脱了婚礼服，换上晚礼服，摆了几个优美的姿势；最后又着真丝便装和节日盛装作了表演。“哗哗哗”，小礼堂里响起了热烈的掌声，祝贺二人时装表演成功。几位外商当即表示订购一小批服装在海外试销，有的打算订购真丝布料。“新郎”的扮演者霍一心长长地吁口气，暗自发笑：“堂堂

大厂长当时装模特儿，开了洋荤，江娜娜真会别出心裁！他和几位外商应酬了几句，便走近那位美籍华人，彬彬有礼地问：“乔治先生，还担心敝厂产品打不开销路么？”“霍先生，坦率地说，我被征服了！这几套的款式对了路，想必是霍先生的杰作吧？”“不，是出自江小姐之手。她是我厂业余服装设计。”乔治高兴得呵呵直笑，有几分得意。江娜娜冲乔治撇撇嘴：“如今啊，我们可是人硬货也硬，再挑三拣四，你可要坐失良机哟！”乔治先生风趣地回答：“我们有言在先，彼此多关照。贵厂不会把优先权给别人的。霍先生，是吧？”“是，是！”霍厂长忙点点头。

于是终南厂和南洋纺织进出口公司重开谈判，几经磋商，乔治先生代表公司方面表示订购终南厂真丝布料20万米、真丝男女各式成衣30万套，并投资300万元扩大终南厂的生产规模。终南厂可获纯利润300万元。双方约定：若无意外情况发生，将于下月中旬在广州正式签合同，并提请公证。此事急如星火，霍厂长急着回厂筹划扩厂事宜，车票买了，江娜娜却提出告假三日，要陪乔治观光游览，他满口答应：“好嘛！联络联络感情，增进外商对我方的了解，这也是工作嘛！一切开支由厂里报销。”江娜娜说：“那就不必了，我自己掏腰包。”霍厂长觉得此事蹊跷，想问个究竟，娜娜却说“无可奉告”，用人勿疑，疑人勿用，由她去吧！

广交会上旗开得胜，可乐坏了“一把手”，熬通宵向上级写汇报，题目是《终南厂书记放权，任用贤能，改革初见成效》。材料打印好，还没上报，发现厂里一些女工仨一堆，俩一伙，嘁嘁喳喳在议论啥，让老伴去听听风声，原来在传播桃色新闻：什么霍工是陈世美哟，忘了糟糠妻，勾上了江娜娜哟；什么外商乔治爱上了江娜娜，要娶她去美国哟；什

么江娜娜脖子上的项链价值千元，是乔治送她的订婚物啰，什么霍工忍痛割爱，用江娜娜换回300万啰……一听这些话，“一把手”气得火冒三丈，当即叫来前任生产科长曹义，此人是他最看得顺眼的。曹义一进门就毕恭毕敬地说：“老书记，您叫我呀？”“一把手”开门见山：“喂，曹义，厂里传的那些事，你说的是真的吗？”曹义垂头丧气，为难地说，“我的老书记呀，我刚被霍厂长摘了纱帽，是真是假，我不便于说。”“照直说！你还有党性没有？”“有哇。天大地大不如党的恩情大，党对我曹义的培养我永远也忘不了。其实呢，这生活作风问题是个小节……”“小节？岂有此理！你就这样认为？”“不是的，老书记，我是说厂里不过流传着一幅漫画，小事。”“漫画？”“是呀，你没见？画一个洋人搂着一个女人亲嘴，女人身上写着‘江娜娜’三个字，题目是《厂长施巧计，一吻300万》。你瞧，我还拾来一张。”曹义忙呈上一张漫画。“一把手”一瞧，气得巴掌朝写字台猛地一拍，书写玻璃板碎了：“无耻！无耻！”曹义心里有底，知道火候到家了，又“烧”了一句：“如今是一朝天子一朝臣，老书记您手下可没几个人了。得保重啊！”“一把手”只顾生气，曹义啥时走的，厂花小穆啥时来的，竟不知觉。小穆呈上一张彩照：背景是飞机和正在登机的乘客，江娜娜正和拎手提皮箱的乔治吻别。“一把手”不再怀疑那“一吻300万”的真实性了。

一晃到了签合同的日子，霍一心给书记打个招呼：“我和江娜娜明日去广州。”“一把手”此时倒沉得住气，含而不露地说：“厂里离不开你。党委研究让曹义代行厂长职权、由小陈当副手，去广州签合同。”霍一心是个粗线条的人，那些风流韵事传得沸沸扬扬，可他还蒙在鼓里。他去告诉江娜娜：“不知是谁作梗，书记变了卦，不让我俩去了。”他以为江娜

娜会一触即跳，张口骂娘。嘿！这女子出奇地冷静：“霍工，不必难过！你我凭本事吃饭，啥时都一样，别担心失去什么。走马灯上的人影子，转一圈，还会转回来的。”霍一心说：“娜娜，你竟说出这号不痛不痒的话！你不保驾了？”江娜娜挥挥拳头：“本姑娘保驾到底，霍工放心吧！”

再说乔治先生一见终南厂换了签合同的代表，心中就直嘀咕，估计发生了啥事，见面就问：“曹先生，霍先生不来了？”“不来了。”“莫非是……”“实话告诉你，他犯错误了。”“江女士呢？”“也一样。”“啥错？”曹义想说是“作风问题”，一想外国人不在乎这事，索性说：“都犯了政治错误，搞资产阶级自由化。”乔治先生沉思片刻，心事重重地问：“曹先生，对不起，我冒昧问一句：贵党不是说批资产阶级自由化只在党内进行，而且不引向经济领域么？此事令人费解。”曹义傲慢地扬扬眉毛：“乔治先生，这是我国内政。”“真对不起，我冒犯了！拜拜！”“拜拜？还要签合同的！别走啊！”乔治说：“贵厂投资环境不佳。抱歉！”说毕，头也不回地走了。

这下将了曹义一军。他以己度人，认定这位乔治不是正经东西，准是好色之徒，这不，情妇没来就翻脸了。为了向“一把手”交差，好吧，迁就一下这位臭资本家，让小陈回厂，通知厂花小穆速来广州。小穆是拿得出手的美人，作风不好，恋人够一个加强排。没啥！逗苍蝇就得臭肉。小穆赶来广州，乐得合不拢樱桃小口。曹义一本正经地作政治动员：“小穆同志，我请你来救驾呀！这位乔治果真是荒淫腐朽的资产阶级。霍一心用资产阶级那一套，办事挺顺；我用无产阶级这一套，他不吃。小穆呀，一吻300万！经济里面有政治，这项政治任务由你来完成最合适。”厂花一听，努着小嘴，娇声娇气地说：“我不干！姑娘我可是金枝玉叶。”曹义

一瞧这娇滴滴的美人儿，摸她一把，酸溜溜地说：“得了吧，我的穆小姐！脸蛋让人吻起茧子了，别给自己立牌坊了。”“放屁！”“好，好，骂吧！你不为我这个代厂长着想，也该为厂里三千口子人着想呀！咱们是悄悄地干，横竖只这一次，萝卜拔了地还在，不会亏待你的。咋样？未来的外联科女科长小穆同志！”曹义酸的甜的，纱帽奖金一齐往外端，厂花动了心，甩甩头发，说：“一吻300万，值！为了全厂，姑奶奶就舍身干这一回。”

曹义在金鹿酒家设宴，让厂花陪酒。花了几百元，把厂花打扮得花枝招展。那套西方礼节也作了练习，诸如接吻、碰杯、跳交谊舞。乔治一来，厂花象个女疯子般扑上前，哆声哆气地说：“哈罗，乔治先生！”便张开双臂去拥抱乔治，并偏着香腮让对方“临时承包”。乔治吓了一跳，后退几步站定，惊讶地问：“曹先生，这是怎么回事？”“嘿嘿，她欢迎您的光临。”“唔，谢谢！吓了我一跳！”

入席坐定，厂花殷勤地劝酒，柔软的身子不离乔治先生左右。乔治是个正派人，一见这号浓妆艳抹、媚态百出的女人就反感，忙离席而去，不满地说“曹先生，贵国是不兴这一套的。你费心雇来这位陪酒女郎，可本人古板，不敢领受这份艳福，告辞了！”

厂花泄了气，曹义也耷拉下脑袋：不晓得是厂花缺少魅力还是乔治假正经，反正这回是飞机上扔娃子——丢人死了！

曹义和厂花丢丑回厂，向“一把手”进行了汇报，任舌头多灵巧，但合同终归没签成！如今呀，逮住老鼠才算好猫！没法，“一把手”只好找到霍工、江娜娜，请二位再度出山。霍一心是磨道的驴——听喝。江娜娜却不买帐：“霍工呀，